



藝術家姚瑞中走訪離島廢墟，注視斷壁殘垣間的歷史暗影。（姚瑞中／攝，田園城市／提供）

■張讓（作家）

在迷戀和迷失間

走避都唯恐不及，有什麼可看可談的？這裡馬上就涉及了面對廢墟的心理問題：如何對待廢墟？怎麼談？

首先，之所以名「廢」，在於失去利用價值。昨日之「是」一變而為今日之「非」，彷彿歷史的疤，隱在角落或陰影裡，讓草木和塵土掩埋，是一種歷史的隱性論述。以這角度觀看，不免撫今追昔，帶著感傷。另一是審美的角度，擺脫功能性或歷史性的關注，跳出人的視角，從宇宙自然的宏觀來審視，廢墟說的是天地無親草木無情，是天行健的生生不息。因此，廢墟是破而不殘、廢而不荒。

也就是，廢墟至少引發兩種沉思：歷史的和生命的。當年意氣風發的高樓，今天無人理睬的一堆破瓦，意義是什麼？人對環境的改造放在長遠的時間裡，意義又是什麼？對這些，作者都做了深沉的省思。

若說《台灣廢墟迷走》是無心插柳的成果，《廢島》則是刻意走訪的記錄，作者花三

年時間，一趟又一趟冒暈船之苦渡海，到金馬、澎湖、綠島、蘭嶼衆離島去，到了便「頂著烈日、騎著摩托車穿梭在島嶼鄉野間尋找廢墟」。形式上近似遊記，但視角首先是歷史的、知識的，然後才是審美的。

當作者面對那些碉堡砲台、防禦坑道、標語雕像、監獄農場，今昔對照，歷史的荒謬和諷刺，讓他像一疋浸透了水的布料萬分沉重，這從書名和章名便分明可見：飛簷頽壁殘、孤寂十萬年……他為那些受台灣役用、「始亂而終棄」的衆美麗離島不平，深可理解。但指控綠島名為「山莊」的政治監獄為集中營，「直追德國『蓋世太保』屠殺猶太人……的恐怖統治」，就失之過火了。

是在他丟開悲嘆歷史的老調，放縱自己，或是享受天大地大獨我一人的化外之美，或是沉迷於廢墟本身之美而失落時，文字才比較有趣。譬如，發現某廢棄碉堡內牆角成排的信箱在陽光下，「十列方格剪出了優美線條與樸素質感」；或為斜陽下開在亂石縫中

的花，「對比出腐朽與璀璨的巨大反差」而著迷。

也許是歷史的重量使然，文字滯滯停停，《廢島》讀來有點乾澀沉悶。真正具說服力的是攝影，一打開書我立刻從頭到尾細「讀」每一幀相片，有時甚至回頭一看再看。攝廢墟，我也偏好黑白處理。並不是廢墟斷壁殘垣一片破敗（廢墟有時充滿了色彩），而是先天幽獨甚至抽象的意味使然。好些照片簡直美不可言，只恨尺寸太小。譬如，「宛如歐洲中世紀古城」的馬祖南竿津沙村、金門的金東電影院。看見金門、馬祖那些歐式建築，真的無比驚訝。而澎湖中社村那樣一整座傳統村落廢墟，「集合一百五十一座古厝的閩南式三合院聚落……順著坡道高低排列，緊緊地連成一氣」，讓我停駐良久，直到恍惚漫步其間，不覺悲涼，只覺好奇。反正一切都在傾圮倒塌，人遲早是大地的肥料。正如書中所說：「該凋零的，時間不會手軟；會枯萎的，土地一定收容。」



評《廢島》
姚瑞中著
田園城市文化公司

《廢島：台灣離島廢墟浪遊》是姚瑞中繼《台灣廢墟迷走》（2004），再度對廢墟的記錄和沉思。不同在前書關注台灣本島廢墟，這本則周遊離島。兩書都圖重於文，黑白攝影偏向暗色調，這本尤其如此。文字基調也陰灰沉鬱，全書感覺很重。

難怪：廢墟是個冷僻話題，幾乎沒人談，因此作者自承在這種時代出這樣一本書是種「奢侈的自我精神虐待」。理由自明：廢墟無異大型垃圾，簡直就是不可外揚的家醜，